

路过朋友家楼下,想进去坐坐,没人在家。打他的手机,朋友说,他们夫妻俩正在小区散步呢。这个小区不大,只有四座 26 楼的高层,我四周看看,没人啊!朋友笑着说:“我们在楼顶,你坐电梯上来吧。”

真是好兴致,竟然跑到楼顶散步。犹疑着坐电梯到 26 楼,又爬一层楼梯,到了楼顶,朋友夫妻俩正笑吟吟等候在出口。走出去,眼前的景色让我惊诧不已:绿茵茵的草坪、花坛里盛开的月季花、低矮而茂盛的灌木丛、蜿蜒的鹅卵石小路……这哪是楼顶啊,简直就是一个小公园嘛!

朋友告诉我,这是社区几个月前建成的空中花园,小区四座楼的楼顶,都“平改绿”了。每个楼顶一个风格,分别是花园式、绿地式、交错式和组合式。和朋友夫妻俩沿着鹅卵石路,边走边聊,如果不是刚刚坐电梯上来,感觉就像是漫步在小区的道路上。

站在这屋顶花园,周边建筑一览无余。远处贯穿城市的河流,更远处的山峦,都隐约可见,这可是在地面上行走看不到的景致。俯身下望,只见宽阔的马路上,大小车辆像玩具汽车一样穿梭,却几乎听不到车轮驶过的声音,也闻不到汽车尾气的怪味。朋友说,现在晚饭后,我们就到楼顶漫步。漫步时还可以远眺,悠闲而放松。

花坛的四周,还安置了几张木椅,我们坐下来。一阵风吹过,凉爽,透彻,在半空之中,风也似乎有了天风的快意。目光穿过楼顶边沿的护栏,其他建筑的楼顶,还有远处的脚

## 落雨

早的时候,想雨。雨的时候,又盼望阳光。就像并不讨厌悲剧,又怕自己串演主角。

其实人并不在乎落雨,只是怕走这一条泥泞的路。如果你痛哭,也该相信,泪后的人生才有水洗过的清明。

和往常一样,吃饭前丁强总要将桌上的三菜一汤和饭揀一些到饭盒里,这是带给妻子素芬吃的。他们夫妻俩在商业广场租了个店铺做婴幼儿用品生意。其实,晚饭时段生意兴隆,老板此时离开店堂是大忌,但丁强再三斟酌思虑还是下决心抽身回家陪妈妈吃顿饭,让妻子顶班。

扣好饭盒,一抬头丁强发觉妈妈又走开了,顺着自来水龙头的流水声,丁强把妈妈从厨房拉回桌旁,娘儿俩一起坐下来吃。

“来,大排一人一块。”丁强将葱烤大排搬到妈的碗里,而妈妈却让着要儿子多吃一块,儿子当然不肯。娘儿俩一边说着话一边吃着,这家的氛围显得蛮有腔调了。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:炉灶是家庭幸福的源泉,餐桌是家庭和睦的伊甸园。丁强觉得这话蛮有道理。

五年前,丁强大学毕业后决定自己创业。忙碌和艰辛使他无暇顾及爸妈,直到半年前爸因病去世,虽然他把妈妈接到自己小家住,但老人只住了三天就不干了,“这二十几层高楼里只听电梯响,难得见到一个人影,闷得心直慌。”于是他只能每星期回家看妈一次。面对形影孤单的妈妈,他却发觉自己说来说去总是这么几句永远正确的废话,什么你年纪大了身体要保

手架,像竹笋一样,或高或低地冒出来,城市就像一个正在发育的孩子,飞快地长高。

朋友说,他最喜欢黄

## 到楼顶散步

孙道荣

昏的时候,到楼顶散步,可以清晰地看见落日,一点一点地下沉。楼下已经黄昏了,楼顶上,抬头还可见到半空中绚烂的彩霞。朋友很有哲理地说:“黑暗是从地面升起来的,而光明,则来自我们头顶之上的天空。”朋友的妻子笑着补充说:“其实中午的时候上来走走,感觉也很不同,你会觉得阳光离你更近了。”她说得对,楼顶上的这些小草和花卉,不会被越来越高,越来越密集的城市建筑遮挡,更直接地接受了阳光的照耀,所以才如此葱郁。

真没想到,几天后,我竟然又一次领略了楼顶漫步的独特感受。那次是去医院探望一位住院的老同

学。老同学说,我们出去走走。走出病房,坐电梯,直达住院部 22 层楼顶,又是一个空中花园。

与朋友家楼上的空中花园不同的是,医院的空中花园摆放了更多的木椅,三三两两地坐着穿着病号服的病人。我们找了一个靠近护栏的椅子坐下,闲聊。上午的阳光,轻柔地洒满一地。如果不是老同学穿着显眼的病号服,我几乎忘记这里是一家医院。

和所有的城市一样,我所在的这座城市,正在飞速地扩张,我们的生活空间,却反而变得越来越逼仄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,人们才想到了楼顶之上的空间,并将它们改造成了花园。据说,更多的楼顶,将被改造,铺上泥土,种满小草、花卉和其他植物。

就像丛林中的藤蔓总是试图攀爬到高处,我们无奈地爬到高楼的楼顶,只为了有一点空间,透一口气。



我和妻子是 1952 年结婚的,婚后相濡以沫、家庭和谐。总结起来,可谓:不了情、未了缘,剪不断、理还乱。

现在我们的大家庭中有 17 人,5 个子女早已成家, 第三代也在组建爱巢,今秋将四世同堂。而我和老伴已进入了耄耋之年。孩子们常回家看看,让我们享受温馨的晚年生活。

我长期从事财会工作,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,曾获得优秀会员称号。1998 年,我虚岁七十时第二次退休,实现了我人生的“余热”价值。老伴现仍担任社区楼组长,热心公益活动。

家属中:长子是位荣誉军人,夫妇俩都是军休干部;儿孙辈中有公务员、企业副总、财务经理和自主创业者,他(她)们都立过功受过奖,有 8 人光荣参

加了中国共产党。2006 年-2007 年,我家被评为杨浦区五好文明家庭。

今年我跨入第八个本命年,也是我和老伴的钻石婚庆之年,风雨同舟 60 年,“钻石”坚固!钻石的形成,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。钻石象征永恒不变的爱情、亲情,坚守大家庭的和谐,构建每个小家庭的生活美好。今春,孩子们向我俩祝贺,在沪东工人文化宫席开喜筵,儿孙满座,为我俩祝福千怀,诗词朗诵、老少双双翩翩起舞,沉浸在一片浓浓的亲情中。

## 回家陪妈妈吃饭

张圣祿

重啊,想吃啥告诉我我来买,等等。直到上个月,他路过回来妈不在家,他在厨房里偶然看到两碗似曾相识的菜:干煎带鱼,这油煎的鱼块,有两块已显露出淡绿色的霉斑;而那碗黄芽菜烂糊肉丝,勾芡过的汤汁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酸味。面对这两碗剩菜,他的眼睛湿润

了,妈一个人在这样过日子。一个儿子失责的内疚感深深灼痛着他的心。

正在这时,妈回来了,一见这场面什么都明白了,她立即将两碗菜倒进了垃圾桶,“真要命,放了一星期忘记啦。”妈摇摇头,“我一个人能吃多少,不买没吃买了吃不光,现在上菜场想买三两半斤的谁肯呀,上次烧碗红烧肉我吃了半个月还没吃完。不过一个人也简单,饿了吃只馒头几块饼干也能对付过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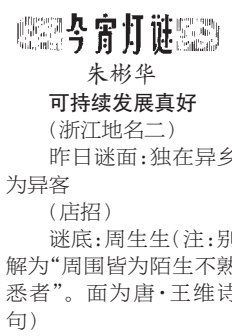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。丁强沉默地告别了妈妈。整整沉思了三天,他决定每天回家陪妈妈吃饭。夫妻俩分了工,早晨妻子去买菜然后送去,傍晚则由他回家陪妈妈吃饭,顺便将妻子的饭菜带回商店。同时丁强还请好了钟点工,每天下午帮妈洗菜拣菜,掌勺当然

早晨,上农贸市场,见卖菜的王婶。谁知她开口就央求:我知道你常在报上帮市民说话,也帮乡下人诉诉死人的苦吧!

我熟识王婶,她与丈夫携带一双儿女,从安徽六安来到苏州近郊,租房租田。十多亩菜田,又种又卖,辛苦并快乐着。

日前,她婆婆患肺癌不治身亡,全家返乡治丧。给婆婆治病已经花钱不少,原想治丧节约一点。孰料,风水先生却说下葬地“风水不好”,不能葬,得再卖坟地下葬。而且,须在大寒前三天或后三天。于是,只得将灵柩暂搁,用防水板材挡住,等待大寒来临……

王婶一阵埋怨:“风水先生嘴一啄,手一指,就是钱。农村死不起人哪!”我批评道:“都火化了,你还搞



朱彬华

可持续发展真好  
(浙江地名二)

昨日谜面:独在异乡为异客  
(店招)

谜底:周生生(注:别解为“周围皆为陌生不熟悉者”。面为唐·王维诗句)

## 听农妇埋怨有感

公差

什么土葬风水的!”她一脸的无奈:“这是乡风啊!”

风水,本是“指住宅基地、坟地等地理形势,如山脉、山水的方向等”(《现代汉语词典》2000 年增订本)。现代建筑学也认为:山脉、山水的方向等自然条件,对于建筑物的安全以及使用的舒适度,有很大关系。但是,自古以来,就有人把风水的好坏,看成住者或葬者,乃至其家族、子孙盛衰吉凶的“决定”因素。这是一种迷信,但有迷而信者,看风水就成了一门生财之道,滋生出一代代“风水先生”。

从几个俗语来认识一下古代医者,也许有助于今天医患双方的沟通。

医者“易”也。“易”指易学,以《周易》为源头,是古代医者的必修课。早在《左传》中,医生就用《周易》中的“蛊卦”来分析晋侯的病情——“近女室,疾如蛊”,意为荒淫之病不可治。明代《类经附翼》一书对医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:“天地之道,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;人生之理,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。”即中医与周易的核心均为阴阳。“易具医之理,医得易之用”,易学蕴含了中医的理论,中医是易学在人们保健生活中的具体应用。因为易学中有很大一部分算卦的内容,所以影视剧中的古代医者大多能掐会算。

医者“意”也。“意”指医生对医理的深入思索。《医说》谓:“医特意耳,思虑精则得之。”清代吴鞠通在《温病条辨》中自诉“进与病谋,退与心谋,十阅春秋,然后有得。”辛苦探寻医道十余年,方成一代名医。

“意”也可以理解为取象比类。以蝉羽化后的蜕壳——蝉蜕为例,古代医者由蝉能蜕壳联想用到用蝉蜕去除目翳,由蝉鸣声响亮想到用蝉蜕治疗音哑。用药理由看似滑稽,却取得了肯定的临床疗效,流传下来,同时也有很多没有得到临床验证的取象比类,逐渐消失,有的还沦为笑柄。清代《对山医话》记载:“昔有人乘舟遇风而患心疾,医者取多年船舵,于手汗所积处刮末饮之。”就是说取船舵上常年手握汗渍的部分,研末治疗心脏病,结果被苏东坡晒笑。所以取象比类有不科学的,只是主观臆想而已。

医者“义”也。“义”为仁义之心,指医

新社会以来,反封建迷信,倡社会新风,风水先生销声匿迹已经几十年啦!不知从何开始,这种风水迷信又沉滓泛起,风水先生在农村又重出江湖了!其实王婶看得清楚:“本来火葬很好,风水先生来了,就要土葬、看风水。我公公的坟地就是老风水先生指认的,如今他死了,他的学生却说不行,明明是想方设法从你兜里掏钱!”

更值得警惕的是,如今在城市里,风水迷信也打着民俗文化的幌子,堂而皇之粉墨登场,甚至闹出建政府大楼先请风水先生看风水的丑闻!

社会的发展是经济和文化双轮驱动的。我们社会的经济在日益发展,与之相适应,我们社会先进的文化,也应在大发展、大繁荣的过程中匡正驱邪、涤浊扬清!

者治病时,当“先发大慈侧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……勿避峻险,昼夜寒暑,饥渴疲劳,一心赴救”(《千金方》)。《白蛇传》中的许仙、白娘子常常赠医施药,即是古代医者“义”的一个侧面反映。若仅将行医作为糊口营生,恃技求财,则非真正医者。

医者“依”也,“人之所依赖也”(《时病论》)。因为医学的专业性,患者要将最贵重的身体性命托付给医生,医生也只有在取得患者信任后,才能处方用药。医患双方相互信任,对疾病的诊治才会顺利进行下去。清代名医王孟英住在杭州,于是有人辞官举家搬到杭州,就为了找他看病方便。

医者“役”也。“役”指学医辛苦,行医劳累,如同服役。《太平圣惠方》记载学医“先须谙甲乙素问、明堂针经、俞穴流注、本草药对、三部九候、五胜六腑、虚实虚实、阴阳盛衰,诸家方论并须精熟。然后涉猎诗书,赅博释老,全之四教,备以五常。”单是这些书看起来,已经衣带渐宽了,再加上时时准备出诊,半夜三更也要被人叫起来,真是“君子于役,不知其期”。

“役”的另外一个含义指古代医者的社会地位很低,如同杂役。唐代韩愈《师说》中就有“巫医乐师,百工之人,君子不耻”。

明代的地方医官,都不给俸禄,最大的府正科也仅是个从九品的小官。清代康熙九年,定御医为正八品,干满十年可以穿六品顶戴,但是俸禄依旧。虽然医生的地位、待遇都很低,但当医生被召去诊病时,人们又都希望他能药到病除,诚如《医医医》所云:“平时既以小道贱工视之,而临病时又以神仙望之,岂小道贱工中有神仙游戏耶?”

开封东门先生千里赏字,写的是杨宪益两句诗:“学成半瓶醋,诗打一缸油。”我蛮喜欢的,诗大有效果。

这两句来自杨宪益的《题丁聪为我漫画肖像》一诗:“少小欠风流,而今糟老头。学成半瓶醋,诗打一缸油。恃欲言无忌,贪杯孰与俦。蹉跎渐白发,辛苦作黄牛。”

有人要说了,杨宪益大名家也,既是诗人,又是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,自云“半瓶醋”“一缸油”,杨宪益也太自谦了吧。老先生的本意,怕真是自谦自嘲,但在我眼中,却也看出一点点的自负:虽只半瓶,尚有学也;虽是打油,尚是诗也。

单单“诗打一缸油”,就算是自谦,如今有几人配啊?杨宪益的“打油诗”之好,是得到公认的,是可与聂绀弩齐名的呢。

鲁迅那首《自嘲》,大家都知道的,写得好多:“运交华盖欲何求,未敢翻身已碰头。破帽遮颜过闹市,漏船载酒泛中流。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冬夏与春秋。”鲁迅当年说自己写这首小诗乃“达夫赏饭,闲人打油”。你看看,鲁迅此诗,早成经典,却也不过是“打油”而已呢。

所以呢,我每每看到如今那班会写几句“顺口溜”的诗人,也逢人就“自谦”自己的大作为“打油诗”,我就好笑,我就忍不住要想起董桥在文章里讲过的一件轶事:说是台湾著名诗人周弃子先生在朋友家碰到一空头诗人,连称“久仰久仰”,诗人马上写了两首“乞正”。周先生看后连声“好好好”,诗人自谦云:“哪里哪里,我不过是打油而已。”

事后周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:“当时我口虽不言,心里却在想:打油?你也配?”

新社会以来,反封建迷信,倡社会新风,风水先生销声匿迹已经几十年啦!不知从何开始,这种风水迷信又沉滓泛起,风水先生在农村又重出江湖了!其实王婶看得清楚:“本来火葬很好,风水先生来了,就要土葬、看风水。我公公的坟地就是老风水先生指认的,如今他死了,他的学生却说不行,明明是想方设法从你兜里掏钱!”

更值得警惕的是,如今在城市里,风水迷信也打着民俗文化的幌子,堂而皇之粉墨登场,甚至闹出建政府大楼先请风水先生看风水的丑闻!

社会的发展是经济和文化双轮驱动的。我们社会的经济在日益发展,与之相适应,我们社会先进的文化,也应在大发展、大繁荣的过程中匡正驱邪、涤浊扬清!

者治病时,当“先发大慈侧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……勿避峻险,昼夜寒暑,饥渴疲劳,一心赴救”(《千金方》)。《白蛇传》中的许仙、白娘子常常赠医施药,即是古代医者“义”的一个侧面反映。若仅将行医作为糊口营生,恃技求财,则非真正医者。

医者“依”也,“人之所依赖也”(《时病论》)。因为医学的专业性,患者要将最贵重的身体性命托付给医生,医生也只有在取得患者信任后,才能处方用药。医患双方相互信任,对疾病的诊治才会顺利进行下去。清代名医王孟英住在杭州,于是有人辞官举家搬到杭州,就为了找他看病方便。

医者“役”也。“役”指学医辛苦,行医劳累,如同服役。《太平圣惠方》记载学医“先须谙甲乙素问、明堂针经、俞穴流注、本草药对、三部九候、五胜六腑、虚实虚实、阴阳盛衰,诸家方论并须精熟。然后涉猎诗书,赅博释老,全之四教,备以五常。”单是这些书看起来,已经衣带渐宽了,再加上时时准备出诊,半夜三更也要被人叫起来,真是“君子于役,不知其期”。

“役”的另外一个含义指古代医者的社会地位很低,如同杂役。唐代韩愈《师说》中就有“巫医乐师,百工之人,君子不耻”。

明代的地方医官,都不给俸禄,最大的府正科也仅是个从九品的小官。清代康熙九年,定御医为正八品,干满十年可以穿六品顶戴,但是俸禄依旧。虽然医生的地位、待遇都很低,但当医生被召去诊病时,人们又都希望他能药到病除,诚如《医医医》所云:“平时既以小道贱工视之,而临病时又以神仙望之,岂小道贱工中有神仙游戏耶?”

开封东门先生千里赏字,写的是杨宪益两句诗:“学成半瓶醋,诗打一缸油。”我蛮喜欢的,诗大有效果。

这两句来自杨宪益的《题丁聪为我漫画肖像》一诗:“少小欠风流,而今糟老头。学成半瓶醋,诗打一缸油。恃欲言无忌,贪杯孰与俦。蹉跎渐白发,辛苦作黄牛。”

有人要说了,杨宪益大名家也,既是诗人,又是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,自云“半瓶醋”“一缸油”,杨宪益也太自谦了吧。老先生的本意,怕真是自谦自嘲,但在我眼中,却也看出一点点的自负:虽只半瓶,尚有学也;虽是打油,尚是诗也。

单单“诗打一缸油”,就算是自谦,如今有几人配啊?杨宪益的“打油诗”之好,是得到公认的,是可与聂绀弩齐名的呢。

鲁迅那首《自嘲》,大家都知道的,写得好多:“运交华盖欲何求,未敢翻身已碰头。破帽遮颜过闹市,漏船载酒泛中流。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冬夏与春秋。”鲁迅当年说自己写这首小诗乃“达夫赏饭,闲人打油”。你看看,鲁迅此诗,早成经典,却也不过是“打油”而已呢。

所以呢,我每每看到如今那班会写几句“顺口溜”的诗人,也逢人就“自谦”自己的大作为“打油诗”,我就好笑,我就忍不住要想起董桥在文章里讲过的一件轶事:说是台湾著名诗人周弃子先生在朋友家碰到一空头诗人,连称“久仰久仰”,诗人马上写了两首“乞正”。周先生看后连声“好好好”,诗人自谦云:“哪里哪里,我不过是打油而已。”

事后周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:“当时我口虽不言,心里却在想:打油?你也配?”

打油?你也配?

孙香我

